

# 千家驹，关于“特异功能与鬼神”的所见所闻

2010-2-21



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(1909—2002)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；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，民盟中央副主席。

下面内容为千家驹先生的一个访谈。在这篇题为《特异功能与鬼神》的访谈中，千家驹先生以他亲身所经历的事实阐述了他对“奇怪现象”的看法。

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，对鬼神之类的东西，从小时候起就根本不相信，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封建迷信。但年岁既长，更事已多，知道有些事情单凭常识是不能判断的。

对于人体的特异功能，我最初是半信半疑，但亲眼看到之后，才深信不疑。世界上的确有许多许多的现象(所谓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”)，用常识以及目前的科学水平尚不能说明，但它确实客观存在，不容否认。人体的特异功能，即其一例。这里说说我亲自经历的试验。

关于特异功能，许多人知道有张宝胜其人。他是一个不满30岁的青年，从小就有透视的能力。我先拿一张信纸，在信纸上写几个字，封在一个牛皮纸信中，再用胶水把信封好。当我写字时，张宝胜不在场，信封好后，张宝胜不仅认出我写的是什么字，他自己也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：“祝千老长寿健康。”写好后，我们拿了一块水果糖，用信封把水果糖卷起来，卷好后我拿在手里，张宝胜在我手上一拍，我打开手掌，水果糖已经进到信封里面去了。这时信封尚未打开。张宝胜又在信封外撕去一小纸条来。等我们打开信封一看，不但水果糖在里面，而且张宝胜在信封上写的那句话，竟在信纸上重现了。同时，信纸被撕去了一小条，就和他刚才从信封外面撕去的一样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把这个信封、信纸以及水果糖保留着，作为纪念。

接着我们又拿一瓶降压灵药片，尚未开封的。我拿着药瓶，张宝胜用手一拍，一百片药片全部掉了出来，而药瓶密封如故，瓶内则空空如也。

以上是我亲眼所见。张宝胜简直像一个魔术师，但他与魔术师根本不同的是，魔术师变戏法必须使用道具，而道具一定是他自己准备的；而张宝胜却什么道具也不用，信封信纸以及药瓶等等都是我们随手给他的，

因此他不是变魔术。所有的魔术都是假的，主要是通过道具和魔术师特别快的手法，瞒过人们的耳目。而特异功能却是真的，他不需要任何道具。赵朴初先生也曾告诉过我，他把自己的一张名片用嘴咬烂，张宝胜竟能使之复原。这我虽未亲自目睹，但我相信赵老的话是真的。

人体的特异功能是一门新型科学，目前尚未为现代科学所能解释，所以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但某些人具有特异功能，我想这该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关于用特异功能看病，我还认识一位叫赵群学的女大夫。赵群学原为贵州一农村妇女，不识字，没有文化，后来得了一场疯病，忽然能透视人体，治起病来，其效如神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“巫婆”投入狱中。在狱中赵群学继续为同囚难友和劳改农场的干部治病，成效显著，于是奇迹外传。“文革”之后，赵群学获得平反，而且被护送到北京。从“劳改犯”到“保护研究对象”，中央许多首长都请她看过病。经朋友介绍，1987年的一晚，我请赵群学来到我的家里，为我诊断。那晚我家里坐着许多客人，都是第一次与赵群学见面。赵一见我就说我的身体好，也没有什么病，而且手脚灵便，走路轻快。又说，她看到我的新的血液在生长，好像老树发出新枝一样。她又看了别的人。座中有我一位亲戚，比我年轻卅多岁，赵不但指出他有许多病痛，并且在颈部有一伤疤。原来我这亲戚是个电工，20多年前从电线杆上摔下来，故留有伤疤。现在伤疤早愈，并且长满头发，但她竟能看得一清二楚。以后我又介绍黄苗子夫妇、吴祖光夫妇请她看过，她说的病情都符合实际。赵大夫还有一神奇之处，她还会“遥诊”。就是说，你拿一位亲属相片，或报上姓名，她竟能说出病情来，丝毫不爽。所以许多人都说她简直是“神仙”。赵群学治疗也不用什么药，除按摩外，一般都是用茶叶。经她发功把茶叶捏搓之后，据说便可以治病。或者用馒头，经她施功后，食之即能治病。但馒头不能放久，所以一般用茶叶。而且她为甲施功搓过的茶叶，不能用之于乙，否则无效。北京的科研机关，曾经做过化验，凡经赵大夫用手施功捏过的中药，与未曾捏过的成效确有不同。对于服用茶叶的效果如何，我不敢妄加推断。

在我看来，人体的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，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便否认这一客观存在。叶剑英在目睹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之后也说：“你自己写了字，又没让他看，他认出来了，这样证明存在着这一现象。”

说完特异功能，再说鬼神。提起鬼神，那当然属于迷信了。但世界上也确实有些事是难以解释的。1938年，我在桂林广西大学读书。有一同事熊得山先生去世了。熊先生也是当时我国著名的一位社会学家，曾写过许多进步的文章。熊先生安葬的当年中国新年，他家里人去扫墓。扫墓归来，熊先生邻居的一个女佣忽然昏迷不醒。

邻居亦是西大教员，遂请校医陈炎冰大夫为之针治。陈大夫正准备为女佣打针时，忽感一阵头晕，此时，女佣忽作熊先生之声，说：“我是熊得山，你不要给我打针。”旋即呼其夫人及儿女至，一一嘱咐家事。又说，其居处(安葬熊先生的地方)过于潮湿，须迁居。最后说声“我走了”，女佣就苏醒过来，但却对刚才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这件事我虽未目睹，但熊老的儿子与陈大夫均亲口告诉我，所说完全相符。如果熊老家人故意编造的话，究竟其目的何在？而且陈炎冰大夫更没有必要来参加这一套鬼话的编造。后来，熊老的家属去察看坟地，果见其濒临一条小河，有时河水上涨，就漫到坟边。所以我相信确有其事。但如果这是真的话，岂非人死后，真有灵魂？况且女佣，非熊老家之女佣，一个是老知识分子，一个是文盲，一是男性，一是女性，乡音不同，籍贯亦不同，邻家女佣何以能模仿熊老先生说话的声调语气，且对家属谆谆嘱咐，此真乃常理不可解也。

还有，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之先生曾经亲口告诉我一件事，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，死于1935年一次偶然的煤气中毒。丁文江曾对胡先生说，他的祖先均不足50岁去世。1935年，丁将满50岁，他恐怕自己过不了这一关，所以事先写好遗嘱，寄存在一个朋友家中。果然，这一年丁先生勘测湘桂铁路去了衡阳，结果死于衡阳旅馆中。这也许是一种“巧合”，但这一“巧合”，岂不证明“生死有命”、“在劫难逃”吗！

我是不信鬼、不信神的，但世界上的确有许多怪事难以解释，与其根本否定，还不如存疑为好！所以我最服膺孔子的两句话，其一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其二“祭神如神在”。有人问孔老先生以鬼神之事，孔子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又说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”，就是说他不知道。孔子既不相信有鬼神，但也不加以绝对否定，这才是“知之为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的态度！

我这篇文章，在青年们看来，未免要视为宣传封建迷信，但我自信决没有这种意思，我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我之所闻罢了！

（文章来源，《科学博览》1989年4月第2-3页）